

钱晓征作品

画廊与画家 II

A Gallery and Its Artists

钱晓征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画廊与画家 II

A Gallery
and Its Artists

钱晓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画廊与画家. II / 钱晓征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14-08015-8

I. ①画… II. ①钱… III. ①画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8550号

画廊与画家 II

钱晓征 著

A Gallery and Its Artists

by Qian Xiaozheng

责任编辑 李兴梅

责任校对 李洪云

特约编辑 胡滨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87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015-8

定 价 3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请向承印厂调换)

序1：晓征的精神

孙晓云

那是15年前了。

在湖南路上江苏美术出版社的对面，开了一家私人书店，沿着旁边窄窄、陡陡的小楼梯上去，是这家书店的画廊，取了一个以女主人女儿名字命名的画廊——可一画廊。那时，私人开画廊是非常时髦和前卫的，能在文化闹市区开画廊更是夺人眼球。

很快，可一画廊就云集了南京地面上的知名画家，画家们时常在那个阁楼上办展览、开“派对”。当大家摇着酒杯，在香烟缭绕下三三两两或站或坐，在暖暖的射灯下看画、评论、人头攒动时，女主人便会靓丽登场，带着热情迷人的微笑，身着绝不一般的衣装，长发大奔儿头，特高跟儿鞋，耳环、戒指、项链，琳琳琅琅挂满了一身。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女子会和“企业家”这个头衔连在一起。有一次她来我家

（记得很清楚，是在小火瓦巷的7楼），我们聊了四个小时，晓征彻底改变了我脑子里原有的对于女企业家的印象。

我相信这句话，“性格即命运”。钱晓征的性格中，有惊人的热情和执著，同时有着惊人的冷静和镇定，别看她小小的“弱女子”身躯，却拥有巨大的能量和耐力。我一直认为相对于女性，自己大抵是属于认真、坚强这一类型的，但是面对晓征，却有相形见绌、自愧不如的感觉。

作为一个女子，晓征有丰厚的业绩和实力，在许多方面都做得无话可说。图书出版做得好，画廊开得成功，最近又办起了风格独特的画家村。企业做得风起云涌蒸蒸日上，家庭也和谐美好其乐融融。在外面，晓征是一个独立能干的女企业家；在家里，则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好妻子、好母亲。晓征的女儿毛可一才华横溢，已是著名的小作家，连获得茅盾奖的作家毕飞宇也对这个90后小作家赞赏有加。

最近两年，晓征又做起了画家采访，写起了文章。二十位画家访谈写下来，从中可见江苏画家群体的面貌，无疑，这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这些年来，大家都忙，难得一见，经过多年磨砺，本以为岁月和工作生活的忙碌会在晓征脸上留下痕迹，不久前，当我答应晓征的采访，在办公室再见她时，我特地仔仔细细地端详她半晌，我发现：时间在晓征的身上停留了。

不知不觉中，我被采访了三小时，说出了平时说不出的话，嗓子都哑了。晓征的采访方式很独特，充满诱导和启发，在和你真诚谈心交心的时候，不断加入她的感想、体会，甚至自己的经历，使人忘记了是在接受采访。难怪，晓征能成为许多作家、画家、艺术家的好朋友。

那次聊天之后时隔半月，晓征给我发来长长的采访文稿。读了她的文章，我发现，她是认真查阅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做了很多功课的，她写的文章是这些年来，我的所有采访文章中写得最全面、最生动的。我想，被她采访过的其他画家们也都有同感。晓征白天要工作，她的画家访谈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常常要写到半夜一两点，不知疲倦，兴致盎然，她的这种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像一行的劲头，让人感佩。

这次晓征邀我为她的《画廊与画家》作序，开始有些茫然，不知从何说起，待提起笔，眼前立刻闪出可一画廊的小楼梯，那些难忘的沙龙聚会，还有晓征的大额头，是的，大额头。在那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大额头上，我读到了几个字：“决、不、放、弃！”

——我想，这就是晓征的精神吧，这也正是我崇仰的精神。

2012年2月21日

【孙晓云：江苏省美术馆馆长，著名书法家】

序2: 你盛开, 世人阅读

雷淑容

有句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话我得倒过来，一个女人，三台戏，在钱晓征这里用一下。

“一个女人，三台戏”，在我写下这两个数字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和无力感。因为我发现，任何数字，一旦用到钱晓征身上，突然就失去了数字本身清晰的所指，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凡是走近她了解她的人都会有一种感受，在钱晓征身上，“一”就是“多”，就是“无数”，正如她把公司、书店、画廊和女儿的名字都命名为可一，而她要的不是一，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一个钱晓征和她所做的三件事，我宁愿理解成一棵叫钱晓征的树，上面开满了成百上千朵叫钱晓征的花，每朵钱晓征都长袖善舞。

要形容钱晓征是件难事。姑且拿朋友冠给她的称号来说吧，不正经的时候，我们叫她“钱校长”，因为她具有识别才华的出色嗅觉，在教育的事情上，从来主旨明确、意志坚定、雷厉风行，而且她的教育对象不仅仅是孩子，也包括孩子的爹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朋友都是受过“教诲”的学生；很不正经的时候，我

们爱叫她“扎麻花辫的村长”——她在仙林的家就像村委会的会堂和食堂，笑谈有鸿儒，举箸亦白丁；特别不正经的时候，我们则戏称她为“地母”——她随时都会挽上袖子，包好头巾，率领家人进入花园劳作一番，种玫瑰栽茶花，培土除草，挥汗如雨时，整个一热气腾腾的农妇。还有一些别的词语可以描绘她，比如养生的女巫，比如钟爱霓裳的妖精——当人们拿一个具有神秘性而又捉摸不定的女性不知如何是好时，常常会以各种女巫级别的称号相赠。

钱晓征是个大忙人，身兼数职，交友甚广，可恨的是，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忙，种点闲花、看点闲书、喝点闲茶的功夫常常就把别人忙得四脚朝天的事情办了。加缪说：人最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钱晓征不仅活得最好，还活得最多。钱晓征最为人知的身份是可一书店&可一画廊的女主人。书店画廊在湖南路存在十几年了，几乎成了南京的一块文化地标，她依然还是书店画廊的主人，可是这主人近年来做得十分散漫和不经心：画展基本不开，活动基本不做，书店也开得不咸不淡。她有她的考量，书店和画廊是一块自留地，昔日的风光已是过眼云烟，在没有找到新的理想的经营模式前，她宁愿选择暂时的不作为。所以，更多时候，我们更愿意把她当做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不辞辛苦的花草园丁和风花雪月的读书人。这当然是指她的内心状态。她似乎是有意远离了成功者的繁忙和应接不暇，让自己沉潜下来，降到了一种类似沉睡的赋闲状态。

但她并非又是闲散的——钱晓征并不是能够真正闲下来的人。她只是在等待什么，或者她只是在暗暗地积累着什么，恰如一个安静的处子，等待着动如脱兔的那一刻。然后，果然，她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钱晓征宣布要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都有点不以为然。这个态度其实是恨铁不

成钢的意思。你说她是不是没事找事干——一个早早就用画廊奠定了江湖地位的女人，又经营管理着南京最大的民营出版物发行集团——山高地迥，宇宙洪荒，做什么风雅风流的事不好，却非要去干别人都已经干不下去了的辛苦活。可她还一头劲，还走火入魔。写字的钱晓征，简直是锄草耕地的农妇和遣词造句的学生的合体。她蓬头垢面时读书，神清气爽时写作，光彩照人时呼唤朋友开恳谈会。读什么？汪曾祺、沈从文、梭罗、卢梭、博尔赫斯……书店的书被她搬回家，二十几年前华东师大中文系那个女才子似乎又还魂了。写什么？花花草草坛罐罐，旧雨新知随风往事，她都絮絮叨叨地写，写完了并不发表，但也不藏着掖着，找朋友喝茶看稿。朋友们也不客气，写得好的夸两句，写得不好的绝不口下留情。钱晓征也不恼不羞，欢天喜地地写稿，欢天喜地地改稿，搞得每次聚会都像文学中年恳谈会。那一年暮春，她过生日，恰逢母亲节，她写了一篇《生日，母亲给我煮碗面》，这是她第一次以文字的方式来理清自己与母亲的恩怨，情感打开的同时，文字也打开了。陪着她唏嘘时，我心里一个念头冒出来：嗯，不好了，画廊女老板成功转型文学女中年了。

钱晓征迈出的第二步，是办杂志。写字的事业伊始，她成了《文化产业》《海外文摘》《读天下》《市场周刊》等诸多杂志的出品人。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吓了一跳，无疑是为她担心。坊间的笑话虽然是笑话，却又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要害人一年，就让他办报纸；如果要害人五年，就让他办杂志；如果想要害人一辈子，那就让他做出版！钱晓征明明有只脚已经站在出版的湍流急水中，现在又要把另一只脚伸进传媒的蛮荒之地。可对于钱晓征来说，一旦认定的事情，朋友的担心倒成了一往无前的动力。她依然过着从容不迫的生活，整日衣衫烂漫，言笑晏晏，看不出一丁点杂志出版人的辛苦和狼狈。她的杂志如何策划选题，如何辛辛苦苦约稿，如何设计，如何发行，她又是如何带领团队，我们都看不出端倪，只看见一期又一期设计大方、印装精美的杂志鱼贯而出，送到每一个朋友面前。

当钱晓征拿出她的第三步方案——南京画家的访谈计划时，我们都笑了。是真的笑话她——看看，杂志是不好办吧，现在竟然要你这个主编亲自出马采访写稿。主编开专栏，结果就是把杂志变成自己的吐槽地，这是大忌。嘲笑也会变成钱晓征做事的动力。她要采访的画家，都是老朋友，以前她是画廊的老板，现在换了身份，她是杂志出品人也是记者，这是一种很错位的感觉，钱晓征很喜欢，她揣了录音笔，带着采访提纲，认真严谨得俨然新闻系刚毕业的大学生。采访一个个进行，访谈一篇篇刊出，其间她终于叫苦，因为常常遭到自己编辑逼稿，不得不披头散发半夜疾书，她一边喊着写文章办杂志不是人干的活儿，一边孜孜不倦地写和办，一副中了蛊毒的模样。

当钱晓征最终将所有的访谈汇总集成厚厚两大本《画廊与画家》的时候，大家才都恍然大悟——写作、办杂志、做访谈，这在我们眼中看似有点笨有点莽撞的“三件事”，却正是钱晓征走得踏踏实实的三步棋。二十位南京画家，老中青三代，以访谈的方式，全方位地整整齐齐地亮相，这在南京画坛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件事情，文化记者没做，美术评论家没做，而被钱晓征以杂志出版人兼画廊主人的身份完成了。这是一件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情。

意料之中是对钱晓征而言。经营画廊多年，南京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画家都成了可一画廊的朋友或座上宾。将愉快的生意变成美好的交情，这对钱晓征并非难事；但仅仅满足于你来我往浮光掠影式的字画生意，这不是钱晓征的追求。她需要并且努力追求与艺术家们在更高层次的交流和与画家们更紧密的联结。早在十几年前，可一画廊活动最频繁时期，钱晓征就曾办过一本叫《可一》的小册子，选登一些画家的文章和艺术类的随笔，不定期地出版了放在书店和画廊里，供读者免费取阅。在那个时候，钱晓征就隐隐感觉到一种遗憾，南京的画家与作家相比，始终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虽然也有文字珠玑的画家如朱新建和徐累，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南京的画家需要

一个平台和渠道来阐述自己、表达自己——而他们各自闷头作画，也许连这个需要也不一定能意识得到。主编杂志正好给钱晓征提供了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让她重新找到一条由画廊通往画家的特殊通道。她放下出版人的身份，以一个访谈记者的视角深入到画家的画室，那种如鱼得水的愉快，跟她莳花弄草时的投入没有区别。

意料之外是指对画家们而言——多年的朋友，突然变成采访者和提问者，自然有一种陌生的兴奋感。翻阅《画廊与画家》时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几乎每一位画家，面对钱晓征的采访，都处于一种掏心掏肺和毫无保留的状态，似乎生怕辜负了她的盛情和美意，“啊，你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于是话匣子大开，从童年和家世说起，再谈及艺术启蒙的漫长，求学的艰难，画风的摸索，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败、成功、成名和顿悟，洋洋洒洒，生动详实，那种挡不住的谈兴，就像一个孤独已久的人，突然遇到了知音，他缴械投降，不打自招，访问者只需要接住被访者的滔滔不绝就行了。

能够接住，是一种能力，如何接住却需要天赋和勇气。钱晓征在文体上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最初采访喻继高、范扬、徐乐乐、管峻、常进，钱晓征都以对话形式来呈现，你问我答，虽有现场感和即兴感，却无法丰富地表达画家在成长过程中的纵深感和时代感，因而意犹未尽。钱晓征果断地做了一个决定，让自己和画家都从现场退场，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来贯穿采访。这就意味着她得花大量的时间来整理和打磨采访素材，最后形成文章。辛苦虽辛苦，钱晓征却寻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自己的行文风格——一种散文化的讲述方式，语调委婉，节奏舒缓，且极富画面感。

“1987年，吴湘云离开了二十多年的故乡宜兴，来到南京，结束了和李小山夫妻分居两地的日子”，这是钱晓征写吴湘云的开头，像小说；“喻慧跟外婆的感情很深很深”，写喻慧，开篇便是美文。钱晓征写画家，最大的特点是不隔，她了解这个行业

的细枝末节，知晓盛名之后的所有酸甜苦辣，加上她性格中天生的善解人意，待人接物中的热情和悲悯，以至于每篇采访最后都变成了量身订制的画家小传。

可以说，钱晓征在用文字为自己喜欢的画家朋友精心画像。她从六七个小时的采访素材中去芜存菁，遴选画家人生履历中独具特点的事件与瞬间，许多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到她手下便是人物的华彩所在。比如朱道平19岁时插队，农村那些漫长而黑沉沉的夜，培养了他对“光”的强烈渴望和记忆，张友宪烧掉几千张实验性作品寻求突破，朱建忠修炼“忠心”“爱国心”“天下心”的修心之旅，孙晓云的“痴傻劲儿”和“童子功”，吴湘云骑着自行车寻访南京，吴思骏把洗衣粉和味精和进水墨的折腾，沈宁的军品收藏癖和洁癖，都让人过目不忘。这群画家代表着当代江苏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既有老一辈的画家喻继高，也有正当盛年的朱道平，朱新建，常进，范扬，徐乐乐，杨春华，朱建忠，张友宪，孙晓云，周京新，喻慧等一批新文人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还有七零后的后起之秀如姚媛、吴思骏、沈宁，此外，钱晓征更特别选择了几位经历独特的画家如高云，潘金玲，吴湘云，余晓星，管峻等。钱晓征叙写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多用白描手法，不动声色地，朴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江苏画家们在这个时代作为群体的生存状态。正如朱道平评价钱晓征的访谈，“在平实的记录中，似乎有一双慧眼，在不经意地引导和把握着文章的脉络和经纬，将其织成一篇如锦之文。”

朱道平所说的“慧眼”，既是表扬钱晓征写作上的勤奋和灵动，更是表扬她的事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在艺术圈和商界浸染多年，钱晓征修炼出了识人断事的清晰，掌控大局的果敢，也酿就了一腔热爱——这里面包括她作为一个艺术追随者对绘画艺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也包含她作为一个性情中人对画家族群的认同和体恤，然后她把这一切经验和情感揉进文字，历练成了文章和学问。她写得最好的几篇，通常能读到她无处不在的投入，尤其是写一群女画家，比如吴湘云，一个常年在自

我世界踽踽独行的艺术家，她的画、她的情感、她的诗和文章、她的精神世界以及日常生活审美，都被钱晓征的火眼金睛挖掘到了，像绚丽的瑰宝一般捧出来。钱晓征与吴湘云是老朋友，但在访谈过程中，却像新朋友初次相见，充满了碰撞和惊喜，钱晓征旁观吴湘云，用欣赏和认同的情感去描述她的艺术人生，这同时也是钱晓征自我整理、学习和发现的过程，所以她最后得出一个看似与艺术无关却关乎一切的结论：人的一生，最要紧的是自我的完善，让自我的这个圆，修得圆满。

大凡好的访谈，访谈者能在慧眼看被访者的同时，也看到自己，而读者不仅能读到被访者的思想和情感，也能感受到访谈者的灵感和智慧。所以在我看来，钱晓征采访画家价值最大的部分，倒并不在于她的文体，而是她从被访者那里不但提炼出了思想的金子，经验的白银，还从自己身上炼出了情感的水晶。也就是说，钱晓征让我们阅读到一群画家的同时也阅读到了她自己。关于这一点，吴湘云的体会或许比所有人都深，有诗为证：当玫瑰/是玫瑰的园丁/一朵玫瑰/就是无数的玫瑰/你盛开/世人阅读。

既然说到了玫瑰，便多写两句。钱晓征在花园里种着数百株玫瑰，这是她最喜爱的花。世人常常只看到玫瑰的美，却很少能看到花朵之下庞大的根系和肥厚的土壤。钱晓征是个狂热的爱花人，她比谁都懂得土壤的重要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她在访谈每一位画家时，都要写一写他们与南京的关系，这座城市如何滋养他们的生活与艺术，又如何成就了他们的人生。这样一来，二十位画家便齐刷刷地接通了南京的地气，《画廊与画家》也因而多了一种纯粹的南京式的艺术气息。这也让我想到钱晓征和她的可一画廊，或许，她之所以用这么长的时间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做这件事，只是为了让画廊根基更深，地气更充沛。如果可一画廊曾经如玫瑰般绽放过，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玫瑰再度开放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目 录

001 序1：晓征的精神 孙晓云

004 序2：你盛开，世人阅读 雷淑容

001 朱道平：以静寂的自然展现生命的律动

朱道平的山水作品，是点和线组成的视觉交响诗。传统国画中“线”的情致“点”的韵律，被朱道平运用到了极致，使“点与线”的结构更富于形式美感和表现力，更具有抽象的意趣和魅力。或奔放或强劲或柔韧或绵延的线条，或密或疏或浓或淡或繁复或简约的彩点与墨点，塑造出或奇峰险壑或层林尽染或浅滩湖泊或小桥流水的山水美景，是自然的生命律动，更有想象的诗意情致。

031 朱新建：雪夜闭门读禁书

很多年前在可一画廊，我跟朱新建老师有过一次有趣的聊天，其中涉及一些阅读以及文学艺术中性描写的话题，整理后发在可一书店&可一画廊的自办刊物《可一》杂志上。

这两年写了二十多个画家访谈，我关注画家的创作，更关注画家的生活经历、生存状态，朱新建老师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下臭棋，读破书，瞎写诗，乱画画，拼命抽香烟，死活不起床，快活得一塌糊涂。”这样生活状态下的朱新建是有趣的，也是有故事的。不过，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没能有机会对朱新建老师做一次正式的深入的访谈。

前几日，在可一书店&可一画廊举办一个赏画活动，来宾都是银行重要的VIP客户，他们大多从事黄金和外汇投资，不了解绘画。面对画廊展示的作品，很多人竟特别关注朱新建的《仕女图》。这让我想起几年前跟朱新建老师的那次谈话。于是，翻出旧稿，重读。

049 张友宪：大道自然

有一天，张友宪把画室搬到大自然中去，他欣然感叹：置身天地间，画室何其大。

在大自然里张友宪体悟到上帝造物的神奇，从而获得持久的绘画激情与冲动。他在一棵松树上看到丰富的切割空间的线条；通过一株沧桑的树干，读懂大自然的风霜雨雪；在芭蕉一枯一荣的四季轮回里，感受着生命的茂盛与颓败。

081 朱建忠：以绝对追求无限

作为一种文化延续和传达的方式，朱建忠的绘画极力呈现的是东方气质、东方精神和东方智慧，他试图向后人提供一种思维的可能性：原来中国画也可以这样画——可以画成这样的单个物象，这样的对称，这样的黑，以至这样的绝对。

113 孙晓云：书法就长在我身上

孙晓云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化技能的传承者。写字，像一个遗传密码，储存在孙晓云的身体里，从3岁开始写字，至今五十余年笔耕不辍，孙晓云以“一本好书，一手好字”初步完成了她的使命：把书法作为技能，完整地继承、呈现并传承下去。

145 高云：一个有使命感的艺术家

十八岁，第一幅绘画作品发表；二十八岁，作品获得全国美展金奖，并跻身当代十大连环画家行列；在七届全国美展上一人夺得四个奖项，成为在一届美展获得奖项最多的纪录保持者；为国家邮政局设计四套邮票并连续获奖；美术创作之外，他依旧引人注目：江苏第一家动漫公司总经理，被誉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匹黑马”，出版社社长中的“法国绅士”，成为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组委会特邀中国出版界唯一的社长；2004年在江苏省管理干部公推公选中一举胜出，成为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并兼任江苏省美术馆馆长，期间，建成江苏省美术馆新馆，成功举办了亚洲美术馆馆长论坛……

艺术家、企业家、出版商、文化官员，高云以其特有的才智和勤勉，成功地将这些毫不相干的角色，融于一身。高云的人生因丰富而精彩，却不因精彩而流连，他不断前行的动力，来自于他的勤奋、他的才情、他的智慧、他的修养，重要的是，来自于他对于艺术的使命感。

173 余晓星：画画让我不再想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画家余晓星走出国门定居美国。她的极具东方韵味的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迅速被美国的收藏家所接纳，并成为美国画廊的签约画家。旅居海外二十多年，绘画，对于身处异国的余晓星，是一种精神陪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理上与母体文化的遥远距离，在艺术理念和创作实践上，余晓星更加回归传统、亲近自然。在传统和自然里，余晓星保持了对母体文化的亲近与回归。

201 杨春华：我就是一枚闲章

看杨春华的作品，看到的是灵动跳跃的线条和缤纷响亮的色彩。

杨春华的书法受益于版画，而国画则受益于书法。版画的线条用刀尖锐，转折处却又柔软，行笔稚拙沉缓，镇定从容又顺其自然，可谓大道无言。杨春华不断体悟版画用线和书法线条之间的奥秘，在不断的书写中寻找规律。书法对于绘画的影响，让杨春华的画面线条飘逸、灵动、有韧劲，同时，杨春华更把书法引入画面构图，长长的题款作为画面的补白、背景或构图的需要而存在。“我把心经写在画面上，你看到的可以是心经，也可以是线条，或者就是一块灰色。”

235 吴思骏：为中国画贴上时尚标签

吴思骏用兔女郎为中国画贴上了时尚标签，同时，他也用中国画的笔墨，将兔女郎这个时尚形象赋予了足够的文化意味，让这个国际化的时尚女郎具备了东方文化的趣味和内涵。

273 沈宁：绘画是我的一声叹息

沈宁自觉排斥传统工笔画中那些纯美的元素，尽管他的技法很纯美，他拒绝停留在传统绘画语境中对吉祥美好事物的膜拜。

读沈宁的作品会发现，所谓纯美的意象或许只是娴熟的技术所为，那些看似精致典雅的画面只是华丽的外衣，他所看重的更是对于痛苦、神秘的内心隐秘情感的表达。沈宁审视的目光越过我们习以为常的物象，越过传统绘画中习惯性语境和主流追求，专注于绘画传统中极少数的异类，以及偏爱绘画中的文学性。

一些毫无关联的图像组合，让画面衍生出无限的想象和意义，给予观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对此，沈宁的解释是：“绘画只是一把钥匙，每扇门后都是属于观者自己的。我只是给观者提供一把钥匙，并不很在意观众打开这扇门会看到什么。”有时候，误读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沈宁甚至觉得，艺术这个东西离不开误读。

301 “三月画会”纪事

三月画会的宗旨，是把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充分体现女性画家的女性特质。参与三月画会，前提就是出自纯粹的友情。三月画会的金陵十二钗，是可以流动的活水，因而充满活力与生机。

综观全国画坛，女艺术家并不少，但是真正能够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并且能把艺术和生活联系在一起，全方位体现女性艺术家的趣味的，目前只有三月画会。

319 后记：用心的晓征 吴俊

323 画家简介

朱道平：以静寂的自然展现生命的律动

朱道平的山水作品，是点和线组成的视觉交响诗。传统国画中，「线」的情致，「点」的韵律，被朱道平运用到了极致，使「点与线」的结构更富于形式美感和表现力，更具有抽象的意趣和魅力。或奔放或强劲或柔韧或绵延的线条，或密或疏或浓或淡或繁复或简约的彩点与墨点，塑造出或奇峰险壑或层林尽染或浅滩湖泊或小桥流水的山水美境，是自然的生命律动，更有想象的诗意情致。

